

不离不弃

■程应峰

我一向认为,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不懈不怠地做同一件事。在一生的光阴里,诉以诗心,执爱一人,何尝不是如此?

对于爱情,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感知。那么,爱情最美的样子是什么?有人说是一见钟情,有人说是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,有人说如浪漫的玫瑰,有人说至爱如诗如画如歌如酒,有人说是将两个泥人儿打碎后的你依我依。是的,谁都年轻过,谁都爱过,谁的骨子里都有一份浪漫情愫。比如在结婚纪念日或彼方的生日里送上一束鲜花,比如心手相牵逛一回大街,比如约定每周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,比如定期不定期在酒店的氛围里慰劳一下彼此的胃,比如俩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……

可以说,这样的爱情,都是美丽的,都是值得回味的,但我以为不是最美的。最美的爱情一定是全身心投入的不离不弃的爱情,无论日转星移,天荒地老;无论贫穷富有,风雨祸福,就算是离开人世的最后一瞬,两个人都相互依傍,不离不弃,对彼此的爱从来不会有一分一毫的削减。

有这样一对夫妻,在他们结婚60周年也就是钻石婚来临之际,丈夫被确诊为心力极度衰竭。而这时妻子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尚好,她同儿子一起不遗余力地照顾丈夫,但丈夫的身体情形每况俱下,很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。

目睹丈夫日渐衰落的身体,妻子悲从心来。几天后,妻子突然感到头疼欲裂,经检查,她患上了脑动脉瘤,已然步入了生命的险境,只能借助呼吸机来续接生命了。

病中的老夫妻彼此惦念,身体状况急剧

恶化。在他和她不谋而合的要求下,医院将他们安排到同一间病房接受治疗。他们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对方的手,虽然眼睛无法看清对方,但嘴里一直轻唤着对方的名字。最后妻子先走了一步,当丈夫得知妻子已经离世时,他说了声:“亲爱的,我就来了。”在对儿女嘱咐一番后,也安然离去。

无独有偶,还有一对老人,同时住进了医院。女人因骨折,住在骨科;男人因为多器官衰竭,住在内科。一天,当男人从医生那里得知住院治疗已经没多大意义的时候,毅然选择了放弃治疗,回家静养。

离开医院前,他对医护人员说:“我能见我老伴一面吗?”医生说,当然可以。于是,两位老人被安排进了同一病房。

她见到躺在病床上的他,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没有多余的言语,只有地老天荒的见证。当得知他要回家静养的时候,她说:“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你要好好的,我很快会来找你。”

然而,他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,两个老人躺在同一病房的两张病床上的最后一面,就这样成为生命中的永诀。那些过往的、深刻的、浪漫的、甜蜜的爱情,已然沉淀在生活的羽翼之下,化为生命最后一刻至情至性的相守。

是的,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,当激情退去,容颜衰老,牵你的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素手;当财富散尽,一无所有,陪你的还是那颗至死不渝的初心;当灾难降临,众生寂黯,暖你的还是那份不休不止的情怀。世间最美的爱情,不是公主与王子的恋情,而是在有生之年,与一个人不离不弃的缘分。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相拥,风雨同舟;只诉温暖,不言伤心;携子之手,走到白头。

无声之爱

■于刘燕

最近,由于工作晋升的失败,我颇受打击,为了逃离整日郁郁寡欢的情绪,趁着休假我决定回老家小住几日。

山村恰逢大雪,放眼望去天地苍茫,霰雪纷飞。奶奶家的小院子像一只山猫一样安静地卧在村口,庭院里的两个储粮仓点缀了银装,窗台晾晒的红彤彤的干辣椒和黄澄澄的玉米棒,在皑皑的雪色中跳脱出格外鲜艳的色彩。刚下车,一股微冷在脖颈和鼻腔之间乱窜,我裹了裹衣领往院里走去。

奶奶听到动静掀开了门帘,一看到我,瞬间像个孩子一样雀跃着跑了出来。抖落来时的满身风雪,我挽着奶奶进了小屋。奶奶给炉子添了新炭,我的周身渐渐暖和,雪停了,奶奶又拿了件厚大衣让我穿上,我们一起出门踏雪。新雪蓬松如云,踩上去咯吱作响,院落里印下两排深深浅浅的脚印,奶奶抚摸着门口的大槐树,意味深长地说:“今年的冬雪比往年更重,这对树也是一场考验啊……”

这棵槐树和我同龄,是我出生那一年爷爷奶奶亲自栽种的。爷爷说槐树是有魂的神树,生命力旺盛,希望它能带给早年的我一些吉祥,保佑我健康平安长大。奶奶说我第一次学会走路,就是扶着槐树艰难站起,然后摇摇晃晃扑到了她的怀里。

到了上学的年纪,槐树更像是我的玩伴。春日槐花盛放,我总会禁不住那枝头上香甜的诱惑,爬上树去摇落一地槐米,然后吵着让奶奶给我蒸槐花饼。夏日绿荫蔽日,我便央求奶奶在树下帮我架起皮筋,和着歌谣跳一下午才尽兴。秋天我向来不爱,因为槐树日日落一批旧叶,我就要天天被母亲支使帮忙打扫庭院,不过想到能吃到奶奶独家秘制的“烤蜜薯”,我便没有抱怨了。

怕冷的我冬天几乎不出门,每次回家都是步履匆匆跑进屋里烤火,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和端详冬日的槐树。仰头看去,槐树比记忆中更高了,积雪覆盖的枝丫上还零零散散挂着些干瘪的果子,像一只只随风摇摆的风铃,树枝的更高密处编织着一个黑色的巢,里面的“居民”大约已经南飞,不知所踪。

一阵风摇落了树梢的积雪,雪细碎地洒在了我脸上,冰冰凉凉,仿佛一场隐忍多年的啜泣。那一刹,我感受到了入冬后老槐树的孤独,正如人生暮年守在故园的奶奶,她的孤独何尝不是一样?她像这棵大树一样庇护着我的童年,给了我值得一生回味的快乐记忆,让我在失落难过时有一处容身安心的“巢”,然后看着我在羽翼丰满之后飞向远方,而她的冬天如何度过?落在她一生里的雪,我又几时看得见?想到这里,我的内心一阵愧疚。

“不过春天总会来的”,奶奶突然说道,“等到来年早春修剪修剪残枝,明年它会结更多的槐花。冬天的槐树也在韬光养晦,积蓄明年的力量呢!人也一样,环境越难,根才扎得更深,你说对吧?”我心头一颤,原来奶奶早就察觉到了我刚回来时的不开心,但又不忍说破,她一直在努力地想办法开导和安慰着我啊!

看着头发花白的奶奶,和“满头”白雪的槐树,我仿佛重新获得了莫大的勇气。将奶奶半拥在怀里,我笑着说:“对呀,奶奶,明年槐树一定会结更多更香甜的槐花!明年我也要吃您做的槐花饼!”

入冬后的槐树,有着一番看遍繁华的人生况味,正如奶奶的爱,质朴无言却厚重醇香,像一壶陈年佳酿,给了我直面风雪的力量和温暖。

暖冬

■阿紫

母亲骨折后经过治疗,右腿迟迟恢复不到原有状态。医生说她已经85岁高龄,恐怕一年后才能出门走走。大哥住着电梯房,提出让母亲去他那儿休养,母亲却始终不同意,她说老房子住惯了。

起初,我们对母亲如此恋旧很不理解,但我照料了母亲一个多月后,就明白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母亲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,以往每月会去社区医院做一次免费体检,如今没法去了。到了月底,社区医院打来电话,得知母亲没法下楼,当天下午就派了一名医生上门做检查,开了一些药。

去年12月初,寒潮一股股袭来,温暖也一次次送上门。社区居委会差不多半月送一次礼物,有牛肉、肉丸子、熏鱼……小区里老病号高龄老人都有。足不出户,荤菜基本够他们一个人吃了。每年遇到各种节日,诸如中秋节、重阳节、元旦,社区都有热水瓶、暖水袋之类礼物相送。

春节前,会有一壶5升食用油和一袋10斤大米。

母亲骨折的事情,我们一直没有对外公布,怕亲友、邻居破费。但她长时间不出门,还是引起了周围人的怀疑,最终消息还是传开了。于是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探望,来得最勤的是同一单元的邻居。

小侄儿曾说楼下那对老年夫妇有点坏,母亲去丽江避暑期间,小侄儿经常在家组局打麻将。他说尽量将搓麻将声控制在最低,“大糊”之后都没有欢呼。然而那老两口依然经常上来敲门,说都有心脏病,受不了半夜“哗啦啦啦”。

一度我以为老两口有点难弄,然而母亲休养期间,他们隔三岔五就送东西上来。有时一盘春卷,有时一罐鸡汤,一般亲戚都不会这么贴心。

我家有两套房,妻子在一个不错的小区当物业管家,我们因此对三个小区非常了解。相形之下,邻里之间关系最融洽的是母亲她们小区。

也难怪母亲会喜欢这里,因为住着暖心啊。